

有天晚上陪儿子入睡，小家伙忽然没来由地问了句：“为什么从来没见过爷爷啊？！”“因为爷爷已经到天上去了。”我道。“一个人在天上是不是会孤单？”儿子又问。“不会的，因为他和星星在一起。再说，只要你想念爷爷，他就不寂寞了。”“哦……”不知何时，儿子的眼角沁出了泪花。待儿子酣然入睡，父亲的形象如同电影般在脑海闪现。

作为家中长子，父亲自幼受父母宠爱，却绝无“大少爷”禀性，为人方正内敛，尤嗜读书。记得幼时家中有一朝北小屋，里面堆放着他的藏书。从内容

在数以十万计的唐诗中，有人对崔颢的《题黄鹤楼》特别赞赏，认为在七言律诗中应排第一。当然，古代没有网络投票评选的机制，有多少赞同率，难说。那么，有没有人对宋词做过排名呢？我不知道。假如让我来选的话，我将把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放在首位。那种评点历史的潇洒、放眼山河的豪放以及叙事抒情的委婉，竟可以丝丝入扣地在短短的词里浑然一体，着实让人入迷。不过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作为散文大家的苏东坡，他的诗、词、书法，只能放一边去。古人评说散文八大家时，曾编出新词“韩潮苏海”。我想，单看字面，亦可明白，苏轼的散文，同样具有海洋般的大气。

让我惊疑的是，苏轼的人生经历坎坷，几番陷于绝境，顺风顺水的日子实在太少，他如何能酝酿出那般豪气冲天的文字？

他的仕途，非常的不顺畅。除了刚到京城，因为欧阳修赞赏他的文章，得意过一阵之外，后面的人生，被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争斗，搅得一塌糊涂。他思想上有希冀革新的一面，社会关系却比较靠近保守派，因此两面不讨好。革新派上夸，贬他；保守派执政，再贬他；革新派卷土重来，对苏轼的命运，还是一个字——“贬”；一直到六十多岁，还行走于贬去荒凉之地的路上。幸亏碰到新皇帝大赦，否则，那把老骨头不知会抛在何处。

如此的命运，行文哀怨，可以理解；行文晦涩，可以理解；行文激愤，也可以理解。惟独豪放壮阔，真不是一般的心境能处理的。

比方说，苏轼的名篇前后《赤壁赋》，均是在他被革新派贬到地方上做小官时所写。那时候的情绪，应该比较糟糕。但是，在散文诗般的文字里，你仅能微微地体验到作者心情相对低沉，更多体现出来的，却是作者对历史、人生洞察后的超然以及哲理性的提升。那些宽慰自己和朋友的言辞，并非文人虚假的伪饰，乃自然地从心底滋生，所以觉得非常真实而动人。

于是，我联想到学者们对苏轼思想的分析。主流的见解，认为苏轼接受的思想比较复杂，儒、释、道各家的学术，在他脑海里混为一体。当然，有人进一步指出，其中，儒家思想，“入世”的观念占据主要的位置，并且以他被贬到地方后，积极为百姓做好事（如修杭州的苏堤）作为立论的依据。

我的看法与此略有区别，当苏轼为官的时候，儒家的想法也许多些，因为儒学本来就是为文人经国济世准备着的；至于在行文吟诗的当口，特别是远离庙堂散漫行走的日子，这三家学说影响的孰轻孰重，却很难说。人世间诸多的思想源流，各有精华侧重。聪明之人，杂取百家，应时而用。仅以个人的修为而言，“儒”利修身，“释”宜静心，而“道”可养气。苏轼的深刻与豪放，是把诸家融会贯通的结果。你看，他说理深入浅出，观世纵横三界，论道随意达观，实在是把三家之精华吸收消化后，尽为一己抒发心意所用。

内心通达如此，因此，即使在人生失意落魄的岁月中，苏轼写出的诗文，因心静而更加深沉，充溢着哲人的魅力，奔腾着大江大河的气概。

忆父亲

曹可凡

看，有部分文史哲专著，但更多的则是科技类外国硬皮原版书。据父亲回忆，他工资的80%几乎全部用于购书。“文革”恶浪扑来，父亲倍受冲击，工资锐减至30元。书是不可能买了，于是，出售书籍便成为家中“开源节流”的重要途径。虽然硬皮书份量不轻，但当废品卖，终归“三钿作两钿”，换不了几个钱。每次将一捆捆书搬至楼下时，我都快乐无比，父亲却愁容惨淡，默不作声。

父亲生性木讷，寡言少语，但对学习外语却有一套独门法则。他毕业于美国教会学校，英语自然等同于“母语”；上世纪50年代，中苏关系趋于密切，他又专门向一位寓居上海的白俄学习俄语；而德语则是为革新电镀工艺自学而成，他有两本德语笔记，虽残缺不全，但至少文理通顺，用词精准；至于日语，他则是在上海抗战沦陷时被迫在小学里学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早就被抛至九霄云外。到了“文革”，阅读往往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但酷爱读书的父亲很快在《本日文版的《人民日报》》重新找到学习的快乐。父亲供职的单位在杨树浦，我们家却在愚园路，路途遥远。他必须转乘两趟车，前后花一个多小时方能抵达。于是，他每天凌晨四点多便起床，打完一套太极拳，乘20路电车至外滩，在“中央商场”一简陋的铺子里喝一杯劣质咖啡。他边喝咖啡，边读《人民中国》。大约过一小时光景，再转车至工厂劳动。天长日久，日语大有长进。他虽然戏称自己读的是“哑巴日语”，即只会读、听、说、写则一概不会，但这却是他寂寞人生岁月里些许心理慰藉。所以，父亲也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英语启蒙老师。

除外语之外，西方古典音乐也是父亲一大爱好。他年轻时弹得一手好钢琴，说起莫扎特、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肖邦等更是如数家珍，不过，他最爱



苏轼蝶恋花词意图（中国画）颜梅华

了院点了蚊香放了竹床，干了一天农活回来的男人还有孩子老人都过了水，清清爽爽地坐下来歇歇。这时，家庭主妇就变得迷人起来，因为她才是“舌尖上的美食”的主厨。清汤白粥坐在炉子上煨，神秘的黑灰色坛坛罐罐里，有新腌的还未能吃的鸭蛋，有再早一批的，有日子恰到好处的，坛上没记号，但主妇心里自有一本账。坛上石头搬开，塑料纸掀了，手伸进去准确挖出带泥的鸭蛋，数数人头，勤俭节约，不多不少，一一放进箩里，拿到小河边一顿轻拿轻放地狠狠搓洗，白亮亮提回来，水灵灵下锅煮，大多数鸭蛋都完好无损地出锅，散发特有的蛋香，个把有裂纹的鸭蛋却是奇葩，没下锅时就传出难忘的独特“臭味”，煮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我想念自己的父亲，我与他感情深厚。我想念自己的姑妈，她带我长大成人，如母亲一样。他们相继去世了，安葬在我家墓地的同一棵罗汉松下，松树从泥土里吸收了他们骨灰的养分，每次看到总是郁郁葱葱，而且温厚仁慈，让我想起他们两个人看着我的样子。他们在家里也留下了空着的沙发椅，洗好再也不换的衣裳。他们可以算是世上难得如此相守的姐弟了吧，一起度过童年和少年，然后又一起度过中年和老年。

垂垂老矣之时，姑妈摔坏股骨住院时，父亲每日去陪伴。他们最后也住在同一家医院。最后一次见面在医院病房里，姑妈还怕自己的病容让父亲担心，她还教他在床上做操。现在想来我很幸运，看到亲人如此相爱地告别。

因为你爱，所以你的内在能得到爱的庇护。因为你能爱，所以你也遇到真爱。这是我从父亲和姑妈最后的日子学到的，他们给我上了最后一课。

肖邦作品，晚年听的最多的便是鲁宾斯坦所弹的那套《夜曲》。他最钦佩的音乐家则是小提琴大师海菲茨。上世纪90年代，曾陪父亲去上海音乐厅聆听艾萨克·斯特恩音乐会。老人家直言：“与海菲茨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因青年时代罹患“肺结核”，父亲便拜师学习杨式太极拳。杨式太极拳舒展优美，动作和顺，平正朴实，刚柔相济。这倒与父亲谦和中正的个性相吻合。其一招一式讲究圆活连贯。所谓“圆”就是所有的动作均走弧形半圆；所谓“活”就是动作上下相随，步随身换。故有人称：“太

极之圆如同三维空间球体，触动任何一点，都会引起整个球体周身的转动和移位。”父亲自弱冠之年，便苦练太极，不管酷暑寒冬，从未间断。直到晚年病重，记忆力急剧衰退，这才不得不告别几乎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。记得某日清晨照例下楼打拳，突然发现打了几十年的套路竟连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，内心懊丧至极，从此绝口不提“太极”二字。父亲也曾希望我传承衣钵，可惜我心浮气躁，始终未得要领。

对于自己的电镀化学专业，父亲更是严谨不苟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他发现原有电镀工艺最大弊端是，含大量氰化物的废水流入黄浦江，造成环境污染。因此，他立志技术革新，最大限度降低水中氰化物含量。由于家中藏书早已变卖，他只得利用休息天去图书馆查资料，做卡片。有一回在实验室做实验，不知怎的发生爆炸，含氰化物的废水溅了他一身。氰化物为剧毒物品，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父亲却无所畏惧，依然按计划继续进行研究课题。他还以环境保护专家身份，撰写论文，参加国际研讨会。可惜父亲向来看淡名利，仅有的几篇论文也已散佚，不可谓不遗憾！

父亲一生清贫，未留下丰厚的财产，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我真不知道我在六十年前是怎么考上大学的。要是今天叫我参加高考，我的作文肯定不及格。别说两只山羊怎么过独木桥，一个旅行者怎样穿过沙漠这种叫我头晕的思考类题目，就是在我看来比较平易的如高处看风景之类，根据语文专家的分析，那也要写出其中的玄机来，才能得高分，笨笨如我者，只好名落孙山了。

不过我们的古人，看风景看出名堂来的，却多如过江之鲫，读来真有趣味。

看风景看出正能量，能激励人积极向上的，当然首推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这样的胸怀，就是拿今天的标准，也是最优秀的领导干部。

王勃是个怀才不遇的文学青年，文才已经名列初唐四杰。他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只这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就是千古绝唱。这个才子，即使怀才不遇，也没有意志消沉，如果有机会，他也要投笔从军！可惜年纪轻轻，就溺水而亡，真为他痛心。

看风景，当然要看风景本身。像前述两篇文章，都有大段的风景描写。但是写景如果不兼写情，没有情景交融，文章就缺乏深度。写景写情既有积极向上的，也有伤时感事的。《世说新语》就记载着一则“新亭对泣”的故事：晋朝时候，逃难逃到南京的士人，每逢空闲日子，就相聚在新亭饮宴。座中有个周凯的叹气说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河山之！”大家听了都伤感得哭起来。只有王导拍案而起：“哭什么哭！大家应当团结起来，支持王室，克服神州，哭有什么用？”一语警醒众人，于是“众收泪而谢之。”

登高看远的文章，最有名的是王粲的《登楼赋》。从此“王粲登楼”便成了旧时文人思乡，怀才不遇的典故。知识分子多是有爱国心的，他们看到国家的衰败，人民的离乱，即使面对好的风景，也会有黯淡的愁苦。

杜甫的《春望》就感叹说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张养浩看到雄伟的潼关，并没有表示惊讶，而是想到这个要塞曾经经历过多少次战争，给人民造成多少重苦难。他的《潼关怀古》写道：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踟蹰，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！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

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处境，对于相同的风景，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中兴之治的皇帝，安禄山叛乱之前，唐朝经济繁荣，李隆基沉醉在杨玉环的美色之中，正在快乐得热昏。“惊变”前，两人正在御花园饮酒。御花园的风景，总不如南翔古猗园、松江醉白池吧，但唐明皇心情好，感觉就好：“天淡云闲，列长空数行新雁。御园中秋色斓斑：柳添黄，苹减绿，红莲脱瓣。一抹雕栏，喷清香桂花初绽。”于是携手向花间，暂把幽怀同散。吃看脆生蔬果清肴，品看仙肌玉骨美人餐。我敢说，长安的御花园，绝对比不上散乡天台山的风景，连李白先生都“龙楼凤阙不肯住，飞腾直欲上天去。”可我小时候，常在山上行走，怎么就没感觉到那里风景好呢？因为那不是旅游，那是挑柴。我有诗道：“山弯弯，水弯弯，十岁孩童把柴担。路远坡陡肩压压，口干腹叫泪潺潺。瑶草琪花无心看，岩螺石笋不能餐。樵夫眼中无美景，山光水色带愁颜。”现在重返天台山，心情就不一样了。

风景之美，除了山，要算水。“太湖美，美就美在太湖水。”但是不同的人，对水会有不同的看法。关云长单刀赴会时，他的警卫员周仓看到滚滚的长江，不禁赞道：“好水哟，好水！”可是关公却说：“这不是水，这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！”而辛弃疾在江西造口壁上题的词，却把水当成泪。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！西北望长安，可怜无数山。”泪眼看山的诗词曲赋很多很多。《西厢记》长亭送别时，秋山红叶的景致，在崔莺莺眼中，却是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。”那

满山红叶，竟是崔小姐眼中的泪血染出来的。同小崔一样，陈妙常也在追舟送别潘必正时，那秋江黄花两岸，扁舟一叶，景色多美呀，可是她却“秋江一望泪潸潸，怕向那孤篷看！”那左右的青山上面，不是花树和岩石，而是由离愁别恨垒石而成的，“堆积相思两岸山”，多么凄楚啊！

我自己写不好看风景的文章，做不出高考试题，只能背一点古书，当作口香糖和话梅含含糊糊吧。

从来没有勇气像老爸一样勇猛无畏地吃一回，实在是吃货的人生败笔！

十日谈

风味小吃连连看

羊头汤香透灵台，羊头肉脆嫩无比。



夜光杯